

小

说

出门大吉

胡希张

“小霸王”在柏油路上奔驰着。

幸书记想着下车的几件化务，两眼直神。游副科长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大吉利市！大吉利市！”司机一连念叨

了好几次。

两位乘车人都被司机的眼珠弄。

不远处，两个肩膀上顶着一只倒扣的空粮

材，快步走着。

“啊！”幸书记乘车人明白了司机念叨的意思，

笑了笑。

游副科长用审视空粮杆，疑望着那口空粮材，似乎从这口空粮材便支持以明

在这里，出门碰着出强之类的了，大都视

之为不吉利的前兆，便要说个“大吉利市”的

话。据说，道破了，就不灵验了，就把晦气化

解了。何说此正空粮材也是粮材，习机说之不是粮食变成“空”粮材的，习机说之自然是不吉利之物，即已极凶了。

司机的右脚一加力，四轮小车轻而易举就

超过了四脚板材料。“大吉利市”司机又唠叨
了两遍。他的秘书的言谈，又不象其他领导这
样。“说王师傅，是不是真灵呀？”走马上任不
久的市委亲书记戏谑说。他的上上下下，虽说还
年轻得志，给市委大院干部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人挺随和。王司机已是五十好几的人了，他
这是接连给第四位市委书记开车了。办公室主任
他介绍说，论技术、论服务态度，他在小车队
里是超一流的，大家不叫他“班衣”，都叫他
“王师傅”。书记便也跟随大家这么称呼他。

“仅则灵。”王司机显得颇有虔诚。他下

面说：“现在呀，司机特别流行这个，你看，驾
驶室里的吉祥物就知趣了。”时副科长指了指
是挂在挡风玻璃后面荡来荡去的小帆船说。

时副科长和王司机年龄差不多，是替人当

差的。市委常委会刚结束，辛书记就要下乡。

他又准了他的秘书的假，又要其他领导陪

同，说是只要一个熟悉情况的干部带之路。办

公室主任犯了一阵难之后，便把临时任务降格

到这位综合科副科长的头上。

辛书记用他炯炯的眼光注视着司机。他知道

“小霸王”转入通往乡下的岔道不久，远

远望见有一堆人，田野里还有一些人往那里奔

去。

“出交通事故了！”随着喊声，大概就在这

一辆双轮“凤凰”压在“龙溪”的前轮下

面，一个年轻姑娘气息奄奄地躺在地上，身上

头上满是鲜血。人们在七嘴八舌议论着。辛书

记步还未走出车门，一双双焦急的眼神便投了

过来。他听了秘书临时秘书主任说的，把

“同志，同志，快帮忙吧！”

“师傅，求你帮忙，多少钱谢你都行，我求你啦！”那声音急切，是刚苏醒来的情状。

“救人要紧呀！”

“首长，做好了吧！”

县委书记用询问的眼光瞅着王司机。他知道，现在的司机，都不大愿意帮这一类“忙”，更不要说是生命垂危的人了。所以没有贸然开口。

王司机想，出丑冲着晦气，大概就应在这里吧。你书记都不怕耽搁，我更不会见死不救的。便指挥佳车上抬人。

“这里叫下寨，^{康县管轄}离县政府有两趟路，就是二十华里路。还有条小路，不到趟半路。”

副科长只说了几句当时秘书应该说的话，把

判断与决心留给了辛书记。

“啊，你好熟悉呀！”

“我才没那么深入呢，是刚才捞来的情报

。”

“王师傅，你就辛苦一点，看能不能把她^送到

县医院去抢救了。完了，就把车子直接开到乡

政府去吧。”辛书记交代完了，转对游副科长

说：“走吧，咱们就游山玩水吧，我还真想走

走路呢。”

“王师傅，大吉利市，仪则是诺。拜之！”

“去你的！”

在半路上的C村，市委辛书记和游副科长

被当成了市“山任办”下来的同志。

“你们最近搞什么呢？”

这没错，但像书有这么写法，^{成天说它，}恐怕只能说是死

门绝路，^{问题是：}别的管理区，^{成天说它，}也许是致富门路，但这个

管理区，^{我就说它，}肯定是死门绝路。^{问题是：}

^{你美什么。}“^{喂，}有什么？^{能不能}请你讲具体点^{问题是：}”
^{可以。我是怕你们不耐心，听不进去，所以把话给你通说先说）}“这里只能种香烟。下边的烤烟面积100亩，^{是不是}

荆门桥旱稻面积。这里本来就是缺粮区，一下

^{种烟}减百来亩旱稻面积，^{你知道是4%概念吗}这是多少？^{减少}是百分之五十

呀！你^说说^{这还不算，还有，}去^都事^都？^{成天说它这}更何况^哪谁^头没有种过烟，^{是不是}

^{到底}有收无收？增收减收？^{成天说它这}那不是某个人拍之胸脯

就是得了的。^{成天说它这}有说茶园，^他他^你多^{成天说它这}也是100亩，^{成天说它这}整个

管理区的旱坡地，^{看他四周的山上，}总共只有20几亩，其余全部

是有林山地。^{是不是}你们看，^{是不是}这^{是不是}满山的竹呀杉呀杂树呀

、长得多茂盛呀！^{是不是}好，^{是不是}杂^{是不是}木^{是不是}茨^{是不是}刺^{是不是}不^{是不是}种^{是不是}，^{是不是}瓜^{是不是}

青菜^{是不是}都^{是不是}吃，^{是不是}旱坡地都^{是不是}种^{是不是}茶，^{是不是}也^{是不是}只有20几

亩呀，^{是不是}难道^{是不是}好^{是不是}毁^{是不是}掉^{是不是}种^{是不是}茶？^{是不是}更何况^{是不是}这里的土壤^{是不是}

顾你们今年就先办五户示范户。这些钱，是

对他们管理干部和干部的底，也对我们组委

说过。这不，我们这就是示范户的烤烟房

上面拨了500元补助款，扶贫组又拿了500元，

这不一定是进得来。进得来，也不一定是有用。有

谁愿意当这种示范户？~~老林再用钱买烟~~本来

，村尾有三户人家种过几年烤烟，因为无利，

前年就不种了。成人说，就选那三户做示范吧

，又有种烟基础，烤烟房又是现成的，多星就

是不同意，说太偏了，不方便参观，一定要在

村办示范。有什么办法呢？~~成人说成心找麻烦~~“

现在，~~种植~~没有指令性的计划，由生

产者自主经营，你们可以不执行嘛。”

“嗨呀，我说你们坐机关的，就只知道安排

文章，一点也不了解下情。你知道吗？他们的

是。不，你向他心。

计划比指令的还指令！管理自主乡里自主，命令

状，支部书记、管理自主化，双双盖章画押，你

敢不执行，就扣发工资。还有黄牌、红牌在手里

舒着，你问他们，管理自主干部，敢不执行吗？战

他们倒不怕那一套，事事想顶的，后来一想，我

们扶贫三年，一拍屁股走人，于是，走乡和商，走

乡了，他们管理自主干部怎么办？不把他们

害苦啦？再说，跟当地政府闹僵了，那也不是

好事，他向上汇报，把你在这里扶贫玩的一无

是处，丢在冤枉，这可以……”

“乡里为什么要这样搞？你刚才讲，乡里

说，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难处？”

“这个一产一亩烟、一产一亩园，说是市

委新来的书记的指示，说乡里的做法是他肯定

乡的，又是县委书记抓的，所以，只能上，不

能下，死也要死出来，”^是

辛书记觉得奇怪，自己还不知道竟然是自己做的“指示”，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

“喂，下车伊始，^是咿哩哇喇，新官上任三把火，下面可被烧惨了，瞎指挥！”^{是：我就说他。}

隔山骂皇帝，不知皇帝在面前。瞎副科长正要辩白，辛书记急忙揉了揉眼睛，特对那人^静说：“喂，你看，市委书记会不会那么瞎指挥？”

“这个问题，我们组里也议论过，^{好办}大家不^是大相径市委书记就那么没水平。都什么年头了，

^是还那么形式主义瞎指挥？我看问题还在会报的人，^{是？}如果你如实反映了情况，讲了困难，

他还硬要搞什么一户一亩烟、一户一菜园？我^是敢说，哪就^是没有这样^的荒唐的市委书记，如果你会

。”不合他的意，只写个“尾”。这种人是“领头

”“最可恶的是打着领导的旗号压下面。”

“这个字情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我刚才

想了好久才想起来。十来天前，A县县委书记

带着B乡书记、乡长到市里会报~~扶~~^扶工作，说

一户一亩烟，一户一茶园经过如何如何调查，

如何如何论证，经济效果如何如何高，干部、

群众如何如何拥护，如何如何抓规划，如何如

何抓发动，如何如何抓启动。听会报的人都听

得直点头。我最后表了个态：那就按你们的部

署去办吧。我记得当时还补充了两句：要注意

因地制宜，要讲求实效。想不到竟成了他的什

么“指示”，而且是“新头”去“尾”。

“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有的人^待对领导，

~~不~~^{客气地说，是}敢两面派。你的话，他认为有用的，奉为至

旨：不合他的意，只当放个屁。这种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

“喂，有个问题我还想不明白。己村不能大面积种烟，办起手荒产，又没有可示范的，他以后怎么收场呢？茶园面积现在可以虚报，以后产量呢，也能虚报？收购量呢，也能造假账？他们就没有想到以后？”

“哎哟，我的书记，只有你才想那么长呢。听说，这里的乡干部，不少都是干年把就调动的，干两年就算久的了，要是三年不挪位，就是老书记、老乡长了。他不用考虑到‘以后’，很可能就以思想开拓、政绩显著而外迁了。所以，他才不管它什么‘以后’呢。”

“啊，我明白了。是那么的回事，是那么的回事。”

董说：“怎么怕我们和会呀？”

乡政府冷冷清清。领导干部都不在家。

侯书记主任^{主任}先吃饱肚子再说。

胜利^副科长坚持要有一说一。他说多事经

验，觉得市委书记刻下回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县里不可说不往下面打招呼，一是是那个

环节出了问题。他决定进里面^{进去}侦察一番。~~会~~

^{食堂里}坐着几个吃午饭的人，每人一盘青菜一钵饭

。厨房里已经冷锅冷灶，不见人影。开膛辟土

也没有挂安睡的小牌。胜利科长死了一条心。

侯书记

就道：“坐！坐！先食杯茶来。”饮食店老板^{端过两杯茶}

着客家普通话^说：“今日有脉个^(15分)好食，细^妙俾食^妙

皮好么？”

侯^长书记^长说：“这些菜就好。”胜利科长^长指了锅灶头上的

包
菜说：“怎么？怕我们有食吃了”。

（不是）
书记说：“唔係唔係，同志，有生理仔就做，有钱

佬就赚。总係，个係人家定咁介，半昼正来话

（要）
，当昼就食，值个托系脚跨捶背囊了，有菜

（给）
有手脚来弄晒个做，十分对唔住，真唔好意思

。”

“没关係，这位同志是跟你开玩笑的。随

便弄点吧，能填饱肚子就好呀。呃，做这么多菜

，谁家做什么好呀？”

（这时）
“做好了？唔，做好了就有人有咁食呀

（这时）
！你看，个係脉介？个係来地时产使喊在衣，

就这一杯，就抵^{几十}个^几，係老虎崖上，^{爱打山顶多字下揭}清水洞

介石壁上生介。全个^{个老虎崖呀，鬼打轿地方，百十来丈，像墙壁咁企咁直}今下就一只活生号敢去揭

（生就）
。要经过三漂三漂三晒，正制成衣干。解束

做成龙凤汤，个味道呀，真係较个^个脚——有臂